



ALLEN GINSBERG

Collected Poems 1947-1997

金斯堡诗全集

—— (中) ——

惠明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ALLEN GINSBERG

Collected Poems 1947-1997

金斯堡诗全集

—— (中) ——

惠明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八 美国的陨落（1965—1971）

东岸到西岸漩涡中穿梭（1965—1966）

一首写给众联邦的诗的开头 _3

卡梅尔谷 _9

在肯·克西家和地狱天使的第一次聚会 _11

一首写给众联邦的长诗的续 _12

这些州：走进洛杉矶 _14

好莱坞一次梅太德林的幻象 _18

嗨路诗韵：洛杉矶—阿尔伯克基—得克萨斯—威奇托 _22

机会在此 _37

威奇托漩涡箴言 _39

汽车上的诗意：从布卢明顿一路逃亡 _64

从堪萨斯城到圣路易斯 _66

一路从贝永到纽约 _75

日渐苍老 _80

上城 _81

我离世前的古老村庄 _82

顾问和我与中国佬抽着大麻听着污浊空气乐队唱布莱克 _83

众州间曲折前进（1966—1967）

- 展翅飞过黑色的深坑 _84
- 克利夫兰，平原 _87
- 致身体 _90
- 铁马 _91
- 城市午夜荒废的诗篇 _127
- 誓言 _131
- 金色的季节：新英格兰之秋 _133
- 结束，完蛋，和最大的阳具一起 _140
- 圣灵默许了极乐的躯体 _142
- 贝永的收费站后面是塔斯卡洛拉 _144
- 芝加哥一扇打开的窗 _151
- 回到漩涡的北边 _155
- 探访威尔士 _160
- 五角大楼驱魔 _165
- 切·格瓦拉挽歌 _167
- 战争利润连祷 _170

献给尼尔·卡萨迪的挽歌（1968）

- 献给尼尔·卡萨迪的挽歌 _172
- 在芝加哥到盐湖城的飞机上 _177
- 亲屁股 _182
- 三十年代的曼哈顿闪现 _183
- 预言一则 _184
- 比克斯比峡谷 _185

横穿美国	_188
滚滚尘烟街	_190
百日咳	_191
黑色尘土的漩涡扫过 D 大街	_192
暴虐	_193
经过银色的杜兰戈起伏褶皱的山峦	_195
化为灰烬的尼尔	_197
去芝加哥的路上	_198
格兰特公园，1968 年 8 月 28 日	_199
车祸	_200
众州牧歌（1969—1971）	
回到丹佛	_205
想象的宇宙	_206
飞过底特律街道漆黑的夜	_207
致坡：在这星球飞行，奥尔巴尼到巴尔的摩	_208
复活节	_211
在美洲沉睡	_213
西北航道	_214
索诺拉的沙漠之鹰	_219
惺忪睡眼中的倒影	_221
独立日	_224
在隐士洒满月光的小屋	_226
雨打湿了炙热沥青路，垃圾袋溢出空易拉罐	_229
全线死亡	_231

- 记忆之园 _232
- 闪回 _237
- 事后回想 _238
- G.S.在普林斯顿朗诵诗歌 _239
- 黑色星期五 _241
- 反越战和平动员 _246
- 牧歌 _247
- 上师唵 _263
- “你看过这场电影吗？” _266
- 密勒日巴体会 _269
- 在拉勒米 _270
-
- 比克斯比大峡谷到杰索尔路（1971）
- 比克斯比峡谷海滨小径词语拂面 _272
- 谁炸的！ _283
- 九月，哲索尔的路 _286

九 思想涌现之息（1972—1977）

- 荣耀如同悲伤的尘土（1972—1974）
- 艾尔斯巨石，乌卢鲁歌谣 _295
- 沃兹涅先斯基的《无声鸣唱》 _296
- 这些州：迈阿密总统竞选集会 _298
- 圣诞礼物 _305
- 坐禅之思 _306

“如果失去了你会如何？”	_310
谁	_314
没错，毫无希望	_315
世界之下埋藏着许多屁股许多阴户	_318
短暂回国探访	_319
夜的微光	_321
我喜欢做的事	_322
疾病	_324
新闻简报	_326
为聂鲁达之死	_329
心灵呼吸	_330
挽歌飘扬	_334
提顿村	_336
宣言	_337
荣耀如同悲伤的尘土	_338
自我忏悔（1974—1977）	
自我忏悔	_343
抢劫	_346
谁在操纵美国？	_351
呼吸间的思想	_353
我们随着阳光升起又在夜晚坠落	_358
写在酒店的餐巾上：芝加哥的前途	_359
医院的窗户	_360
一定得在点唱机上播放	_362

勇敢的小伙子，来吧	_366
忧郁症	_368
金玉良言	_369
滚雷石	_371
落基山的小屋	_375
读着法语诗	_377
两个梦	_378
猫咪蓝调	_380
不要变老	_381
“垃圾邮件”	_388
“你可能会惹上麻烦”	_392
兰奥莱克斯，威斯康星	_394
“把所有的指责都归为一种”	_395
兰奥莱克斯，威斯康星：密宗学院	_396
为克里莱的耳朵而作	_398
徘徊在坡的巴尔的摩	_399
吟游诗人大思辨	_401
我将爱平放于膝	_423
诱饵蓝调	_426
我的爱哭鬼们一起来玩朋克摇滚	_428
爱回话了	_429

十 冥界颂歌 (1977—1980)

死亡是什么？	_435
--------	------

狰狞的骷髅	_437
毒药歌谣	_440
缺爱	_442
上师老祖	_444
曼哈顿劳动节的午夜	_445
改编自聂鲁达的“伐木者，醒来吧”	_447
在长崎的日子	_451
冥界颂歌	_455
老池塘	_461
怪罪于思想，紧贴着恶性迷幻	_464
“不要变老”	_466
爱的归来	_470
1978年12月31日	_473
布鲁克林大学的聪明人	_477
花园州	_478
春日风尚	_481
拉斯维加斯：为埃尔多拉多高中的报纸即兴创作的诗句	_482
致德力士的朋克	_484
一些爱	_485
可能是爱	_487
鲁尔工业区	_491
为1980年学生反对征兵登记的集会而写的诗句	_494
爱的宽恕	_495
杜宾根到汉堡的软卧	_496
作业	_497

在惠特曼与列兹尼科夫之后	_498
路易斯湖上的反光	_499
“我陷入欢爱中无法自拔”	_502
四楼，黎明，写信，彻夜未眠	_505
失败颂	_506
脑残！	_508
英雄	_511
“坚守信念”	_515

八

美国的陨落

(1965—1971)

东岸到西岸漩涡中穿梭（1965—1966）

一首写给众联邦的诗的开头

献给加里·斯奈德留念

在奥罗维尔，绝壁之下九月晴天，浮云飘进美国的边境，红红的苹果压弯了繁茂多刺的树枝——

在奥马克，一个穿着粗布工服的胖姑娘牵着马走在沥青路上。

穿过罗奇波尔松树密布的山峦，越过克里维尔接近摩西山——一匹白马跟在一辆两吨卡车的后面在林间向着远方走去。

在内斯皮勒姆，日光昏黄，约瑟夫酋长^①的坟在棕色山脚潺潺的溪流边有明显的标志——大路旁白色的十字架。

在大古力坝铅灰的天空下，红色的发电巨人瓮声瓮气，低沉的声响从水泥与花岗岩传到实体的洋葱——

灰色的水拍打着汽船岩滩灰色的边沿。

在干燥的秋日，四十条尼亚加拉河静静而隐秘地流淌，大峡谷赭色的土地上

小马驹啃着牧豆树的嫩叶

在岩滩，开车听广播看着一座座崭新的玉米仓，那布吉尔漫步来自少年温柔的嗓子，“我希望她们都能变成加利福尼亚的姑娘”^②——黑色的公路蜿蜒向前。

① 约瑟夫酋长（Chief Joseph, 1840—1904），美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印第安酋长之一。

② 美国乐队“海滩男孩”的歌曲《加利福尼亚女孩》中的一句歌词。

一路越过平原向着帕斯科，地平线上是俄勒冈的远山，鲍勃·迪伦的歌声从广播里传来，众多的机械装置成就这首民谣唯一的灵魂——请爬出你的窗外——第一次听到这句歌词。

加速穿过旷野，收音机是国家的灵魂。是毁灭前夕和宇宙士兵^①。

品尝蛇肉：水自黄石公园流过我脚下的绿桥；达夏娜和哥伦比亚同在，泥泞的海岸上漂浮着油膜和小鸟的羽毛。河流上漂浮着精炼厂排放的银色水泡。

刘易斯和克拉克^②在随着一艘救生艇漂向下流：瓦卢拉湖两旁棕色平顶山的峡谷有圣贤之雨的气味，灰狗巴士急驶而过。

寻寻觅觅不为探求那西北航道^③，不为上帝，不为或将拯救这被污染的国的先知，不为能在麦克纳里大坝水面的青波上行走的上师。

这是彭德尔顿的牲畜回栏时间，小酒馆里满是女人们皱眉的脸与笨重的牛仔帽，我是个从贝拿勒斯来的世故的城里人。酒保喃喃自语，两手握满了啤酒杯，“谁想来一杯吗？”

薄暮间大雨滂沱，雨的轰鸣与一遍又一遍的“毁灭前夕”交迭上升，乔治亚太平洋锯木厂燃起的黑烟在灰蒙蒙的谷底蒸腾。

蓝岭寒夜，雪压弯了落叶松，日出隐隐的铅辉映在冷杉上，

棕色咖啡壶里的咖啡结冰，捷克斯洛伐克的网球鞋里的脚趾早已冻僵。

北美黄松下有块牌子，此地待售？——走进看到上面写

① 这是两首美国民权运动时期的抗议民谣歌曲。

② 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（1804—1806）是美国国内首次往返于东西海岸的内陆考察探险。

③ 穿越加拿大北极群岛，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道。

着“此地是北纬四十五度，赤道与北极间的中点”——

三核都市的广播播报着清澈的蓝天与夜间的低温；黄色的雏菊盛开，干草垛的方块垒砌得和房子一样高

“唐·卡彭特有那种真正的地质学家的小锤，他能敲击一块石头，掰开，观察，念诵咒语。”

一只草原狼从卡车前面穿过路面，到岸边渡河，从这原野跑向山林那边，他突然停步回头望着我们——啊哦！自己反倒吓了一跳，便摇晃着他刷子一样的尾巴蹦蹦跳跳地跑掉了。

步枪与氰化物炸弹徒劳无用——他看上去真的很吃惊，他把他的尖鼻子躲开我们的方向。赞颂湿婆神！

吃一切可吃之物，走自己的路——三个夜晚之前把熊粪挂到了树上哈哈大笑

——熊：“是你在吃我的尸体么？再说一遍”

狼：“我可什么都没说。”

稀疏的杜松林扎根在干燥的薰衣草丘陵上，自骑士孤峰经过小溪，打起满满一罐梦的重述：只在储物箱里带了一只锡罐穿越加拿大——草原上不知被谁丢弃了一具汽车的钢筋铁骨：车门上写着：“仰望耶稣”。

山谷里有狐狸出没，路标下结着冰柱，白色教堂的玻璃都碎了，棕木的谷仓互相倾斜依靠，加油站上落着薄薄的积雪。

马卢尔，马卢尔国家公园——这标志凝视着雪原林海，昨夜凝冻的梦境重现——凝视着颅骨与这冰冷的星球之外——密勒日巴不接受任何礼物去覆盖他宝石镶嵌的阴茎——明媚的云朵飘过草莓山积雪的顶端。

油画山景的明信片，德维尔遍布化石的河床，花儿都去哪里了？花儿去哪儿了？^①RA 和草原狼把它们都踩死了，死死地钉下爪印的足迹在德河河底，乳牛们卧在午后的草原

① 美国歌手皮特·西格于1955年创作的一首民歌《花儿都去哪里了？》中的歌词。

休息。

灵液汽车旅店，车辆有着白色的尾翼，孤零零的附有钟楼的棕色农舍，山谷中回响着链锯的声音。

汨汨流淌的岩浆边青苔在冷风中破裂——蓝色的苍鹭与美国白鹭迁徙向不快乐的逐渐萎缩的湿地——海市蜃楼的湖浮现在路面之上，沙在谜语山脚下流动，面粉一样洁白的群峦显露在地平线——

睡去，登山杯里的水慢慢结成冰，一口湖水的苦从心窝直向喉咙——梦里我的膝盖被拦腰截断又被缝合在一起——

醒来，雨披与藏红花色的睡袋上结满冰露，月亮好似科尔曼的营地灯，黯淡而冰冷地衬着星光——跪在岸边的草丛里呕吐了一阵，咳嗽着鼻孔里流出湿乎乎红色毒液，在手电的微光下——

这是黎明的虚弱，爬过岩浆的隔绝跟随着春天的泥泞，水鸟甜美地鸣唱与一只小浣熊

它用爪子讲究地翻动着绿泥，寻找着躲避开这北极般严寒的青蛙——

上山走向通往马萨科湖的路——溪谷地上艾灌丛向着南方延伸——向着麋鹿栖息的地方，它们啃食齿苋与干燥的南美腊梅，猎人们成群结队地开着皮卡把羚羊追逐——

路边山脚下有一座破败的畜栏，母牛的死骸被冷冷的日光照射，被吃空的眼洞，脖子在地上扭曲着，膝骨上蜷缩的肚皮塌陷，闻上去就像甜蜜又可怕肉体与刻薄的新圣人。

睡在腐朽的铁皮食槽里，猎户星横穿天际闪亮无比，我后面是麻木如金属的冰凉，当阳光开始温暖我的双脚时乌鸦落在了牛背上。

跟随着拖车扬起的尘烟蜿蜒而上，一路上能见到绿色的猎枪弹壳和啤酒瓶，被糟蹋过的长耳兔尸骸——穿过花岗岩山的裂缝，是咸涩的海——中国军队在印度的边境集结。

接着是黑岩沙漠板结的泥地，法兰克·辛纳屈从遥远的

岁月哀叹着，古老哀伤而悲凉的唱盘，披头士唱着救命！他们的歌喉却是如森林般甜美。

所有的记忆都在此刻回流，加利福尼亚干燥的林地燃起的熊熊烈焰，美国空降部队进攻越南山区里的

游击队，在白瓷般的路上隆起恬静的碧空般浩淼的湖泊。

更新世^①的古河道里埋着有多刺的锥形岩石，头重脚轻的熔岩岛城堡一般地矗立在派尤特人的水域，嗜血的鲑鱼；番茄三明治与寂静。

里诺的汽车旅馆交通标识上低矮的山围着沙漠的绿洲，广播满含柔情地放着城里的音乐与午间快报，“明晨一点将为您播报红色中国的最后通牒。”

去唐纳，经过水泥桥经过灰云漫天的超级高速公路，蒙古的白痴看着可笑的菜单发出笑声这聚会开始了。

黄松木遍布的山腰被人工清剪以供铁道通过，我没有什么事情好做，我站在山顶大笑，我在鱼尾般铁鳞的路上狂飙寻求刺激，天堂已被我放弃，达摩之路没有捷径，没有成就我好怕，

我的人世即将爆炸，车轮下的昆虫嗡嗡地为我的死亡歌唱声音刺耳怜悯的迁徙，我拜佛后向着新一轮的日出敬礼，在车里为湿婆念诵咒语。

太平洋电气公司细细的高压线划过平原，驶入海岸山脉四条车道的公路，回头给那巨大的橙色海湾最后一瞥，迪伦的一首歌正要结束“你将明白你是多么的拖累”，教皇来了

来到巴比伦为联合国致辞，两千年来自从耶稣降生，那预言中的大决战

高悬着地狱的炸弹在这个星球的道路和城市之上，一年将尽，奥克兰部队集结地的灯光在黑夜里射出绿焰。

① 亦称洪积世。